

Les Fleurs du mal

恶
之
花

Les Fleurs
du mal



[法国]波德莱尔 著 杨松河 译
译林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205629

I565.24

B840

I565.24/B840



恶之花

[法国]波德莱尔 著 杨松河 译

LES FLEURS DU MAL

译林出版社



7205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之花 / (法) 波德莱尔 (Baudelaire, C.) 著; 杨松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8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Les Fleurs du mal
ISBN 7-80657-474-3

I. 恶... II. ①波... ②杨... III. 诗歌-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167 号

书 名 恶之花
作 者 [法国]波德莱尔
译 者 杨松河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7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5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74-3/I·365
定 价 (精装本)17.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波德莱尔像 纳达尔画

BAUD / 09

恶之花

Les Fleurs du mal

译序

杨松河

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国巴黎有一个名叫夏尔·波德莱尔的年轻诗人，向社会郑重推出一部别出心裁的诗集，共一百首，总题目叫《恶之花》。别的不说，就这个“恶”字，就把世人吓了一大跳！“恶”字历来是贬义词，而“花”历来是赞美词，把“恶”的东西说成美丽的花，岂不是为“丑恶”涂脂抹粉？这还了得！波德莱尔当时也就三十出头，生性喜欢神秘和刺激。这下，可是在法国惹出了大是大非。

法国文坛果然炸开了锅。《恶之花》公开发行不到一个月，也就是七月五日，《费加罗报》首先发难，刊登了记者布尔丹的一篇煽动性文章，指控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亵渎宗教”，“伤风败俗”，要求司法干预，予以取缔。接着，帝国的御用文人应声附和。第二帝国的法庭立即立案审理，并判决该书有伤风化，罚款三百法郎，勒令删除其中的六首诗。“亵渎宗教”的罪名不便公开争论，只好低调处理，不予追究。

此后，诗人的命运就掉进了“恶”的旋涡中，《恶之花》成了文坛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社会舆论毁誉参半。攻击毁谤有之，冷嘲热讽有之，支持同情有之，赞扬称颂有之。波德莱尔始终未改初衷，继续在“恶”的无底深渊中潜游，最后在贫病交加中走出了“人间地狱”，到“另一个世界”关注《恶之花》的命运了。

资产阶级的法律一向标榜保护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何以会

犯下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历史性错误，害得自己的同行不得不在百年之后公开撤销这个判决，为诗人平反昭雪？

如今，《恶之花》好评如潮。在近年法国民意调查中，波德莱尔受欢迎的程度几度超过了浪漫主义大诗人雨果。《恶之花》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在不断攀升，不仅堂而皇之编进了文学教科书，而且还纷纷列入大学必修课程，有的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进行深入研究。同样一个人，同样一部诗集，其命运何以会有天壤之别？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的历史命运本身就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本身就是一朵“恶之花”。

好一束社会病态的花

《恶之花》是一部不容易被正确理解和深刻领会的“诗经”。“恶之花”的关键词是“恶”字，欣赏和分析波德莱尔的诗歌价值首先必须从“恶”字开始。

法语“le mal”是个使用率极高的普通名词，基本词义是“坏”，包括物质之坏和精神之坏，什么败坏，伤害，病痛，苦恼，邪恶都包含其中。而波德莱尔在诗集献辞中明确对“恶”作了定位，所谓“恶之花”就是“病态的花”。

病态有两大类：一类是生理的，一类是心理的。生理病态好理解，人生病就难受，一难受就会在生理上表现出来，如头昏眼花，头痛脑热，气喘咳嗽，手足痉挛，脸无血色，形容枯槁等。心理病态也不难理解，说白了就是精神世界出了毛病而表现出来的种种症状，如忧郁，心烦，仇恨，邪恶，愤怒，悲哀，忧愁，伤心，妒忌，厌倦，恶心，讨厌等等。可见，病态是人的属性，而不是物的状态。精神病态属于社会病，而非自然灾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描写和表现的恰恰是人和社会的病态。波德莱尔对“恶”的定位一针见血。现在我们

恶之花

Les Fleurs du mal

可以肯定，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一部表现西方精神病态和社会病态的诗歌艺术作品。

这个结论不是译者强加给作者的，而是诗人自己宣示的。

《恶之花》在《致读者》一诗中开宗明义，说诗人周围的精神世界已经被愚蠢、荒谬、罪恶和吝啬占领，并在折磨着人们的肉体，到处可见强奸、放毒、凶杀（原文是匕首）、放火的罪恶活动；说精神动物园里关押着七类怪兽：豺、豹、狗、猴、蝎、鹫和蛇，分别象征傲慢、嫉妒、恼怒、懒惰、贪财、贪吃、贪色七种恶习。而恶中之恶，怪中之怪，首推“厌烦”二字。见什么都心烦，见什么都气恼，见什么都讨厌，对什么都厌倦，这就是诗人挥之不去的“心头病”和“世纪病”。尽管西方物质世界灯红酒绿，极尽豪华，但精神却空虚颓丧，郁郁不乐，每天惶惶然向地狱迈进一步。读者和诗人都患有这种流行病，只不过读者虚伪，羞于启齿；而诗人坦诚，一吐为快罢了。

病态未必不是美：林黛玉一身毛病，却是贾宝玉心目中的大美人；肮脏的地方未必没有美：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丑陋的东西未必不是艺术：精巧的魔头雕刻可以成为高品位的装饰品；妖艳的东西未必没有恶：罂粟花鲜艳夺目，其果实毒性厉害着呢。波德莱尔的高明，恰恰就在于他能在恶的世界中发现美，也能在美的体验中感受到恶的存在，并通过诗歌化腐朽为神奇。《恶之花》是恶的艺术，而不是恶的颂歌。

好一片象征主义大森林

尽管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起始年代存有争议，但有一点似乎已达成共识，那就是世界现代派文学始于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形成，而象征主义诗歌流派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首先在法国出现的。

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文学流派,起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有流派的纲领,有代表作家,有代表作品。在法国,何时出现这三合一的文学现象呢?那就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问世的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恶之花》中有一篇《感应》的诗,是学术界公认的象征主义宣言。诗人在诗中提出了天人感应的诗歌美学理念,认为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可以同人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通,互相呼应,形成色、香、声交感的象征性大森林。换句话说,诗人可以通过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来表达苦不堪言的内心痛苦、羞于启齿的内心隐秘、难以形容的复杂情感和抽象的思想理念。作为沟通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媒介,当然是诗的语言。一首诗就是一棵象征性的大树,枝枝叶叶都用亲切的目光观察着人生,不时发出隐隐约约的私语,在读者心中产生色、香、味、声、形俱佳的百感交集的效果,从而让读者得到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的感受。不同的诗人、不同的读者在这个象征大森林里的感应效果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例如,在波德莱尔致流亡中的大诗人雨果的《天鹅》诗中,有一只逃出樊笼的天鹅,只见天鹅用洁白的羽毛拖扫地上的不平。天鹅显然是雨果的象征,樊笼显然是指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雨果身处逆境仍然进行不屈的抗争,试图用自己洁白的羽毛(让读者联想到羽毛笔)来拖平世道的坎坷。但如果说天鹅是波德莱尔的象征也未尝不可,因为波德莱尔在路易·波拿巴的黑暗统治下处境也同样艰难。也有论者认为,波德莱尔就像天鹅,他想冲破雨果在浪漫主义诗坛统治的“樊笼”,以象征主义标新立异。甚至有论者认为,天鹅象征着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樊笼象征着长期统治法国文坛的“真善美一体”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诗人想摆脱旧传统的束缚而推陈出新。所有这些联想似乎都不无道理。可见象征的大森林不仅与诗人息息相通,而且与读者心心相印,可以形成交感共鸣,读者可以

恶之花

Les Fleurs du mal

发挥自己的联想，见仁见智。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恶之花》里比比皆是。诗人运用天人感应理论在诗歌创新实践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果，《恶之花》本身就是一片象征主义诗歌的大森林。如果要确定谁是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鼻祖，恐怕非波德莱尔莫属。一八五七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问世应当是世界文学从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分水岭。

好一面透视心灵的魔镜

根据波德莱尔的天人感应理论，恶的世界可以通过象征的符号被诗人感受，形成恶的意识，然后再通过象征的语言把诗人对恶的感悟传达给读者，从而引起心灵的交感共鸣。一般来说，外部世界的恶，也就是社会的恶比较容易表达；而意识形态的恶不太好表述，因此，人们往往用“苦不堪言”、“羞于启齿”、“难以形容”等套话来表达内心的痛苦、悔恨或失望。波德莱尔则成功地用象征手法把内心的情感表现得得心应手、淋漓尽致，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

《快乐的死人》这首十四行诗就用了蜗牛、鲨鱼、乌鸦、蛆虫四种动物形象来暗示诗人内心的痛苦。蜗牛象征诗人在社会上的处境，每天都在烂泥地里爬行，产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诗人曾几度想自杀），恨不得变成鲨鱼深潜水中，把身后的世界忘得一干二净，希望乌鸦把自己啄吃得片骨不留，不留任何遗嘱，不祈求任何眼泪，只求蛆虫在消化自己的尸体时，不要忘记告诉诗人一声，他死后是否还要受到虐待。无法形容的痛苦通过丰富的象征符号得到痛快的宣泄。我们不禁要问，世界上还有什么痛苦比死后还要受虐待的痛苦更痛苦呢？

《忧郁之四》是一首表达诗人失望的诗。社会黑暗，如同一座大

冤狱，希望之神被囚禁在牢房里变成了蝙蝠，四处碰壁，竟想用自己的脑袋去撞击天花板（统治阶级）的腐朽。希望无望，这是诗人无奈的控诉，失败的反抗。蝙蝠的命运就是诗人的命运。一首短诗，把诗人的命运和失望栩栩如生地和盘托出，后世的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多少历史教训！

基西拉岛是美神维纳斯的故乡，素有爱神岛之称，诗人怀着追求美和爱的理想到爱神岛朝拜，当游船靠近该岛时，眼前却是一片荒凉与恐怖景象，只见一座三脚绞刑架立在岛上，上面吊着一具腐烂的尸体，猛禽乱啄，猛兽垂涎，仔细一看，原来吊在绞刑架上的尸体就是诗人自己！诗人一生兴致勃勃地追求美和爱，到头来却成了空怀美好梦想的吊死鬼，受到恶的无情惩罚。《基西拉岛》的象征意义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象征手法古已有之，并不是波德莱尔的发明，但像《恶之花》如此自觉地大量使用象征符号来透视诗人隐秘的灵魂则是从波德莱尔开始。波德莱尔自有后来人。波德莱尔身后，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风起云涌，五光十色，诸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等层出不穷，其眼花缭乱的变化手法多少可以从《恶之花》中找到某些踪影。《恶之花》是西方文学从外向型（着重表现外部世界）转变到内向型（着重表现内心世界）的重要标志。

好难完成的嫁接艺术

诗歌是文学的最高殿堂，也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峰。《恶之花》之所以会流芳后世，跟波德莱尔的诗歌语言艺术魅力是分不开的。《恶之花》的艺术成就说到底还是法语诗歌的艺术成就。要把法语诗歌艺术变成汉语诗歌艺术，这就需要动用“嫁接”艺术。我把《恶之花》的翻译当做是大规模的移花接木活动。

恶之花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翻译诗歌往往吃力不讨好，容易把好诗译成赖诗，把上口的诗译成拗口的诗，把广为流传的名诗佳句译成无人问津的庸诗俗句。看来引进外国名诗，犹如引进外国花木一样，存在本土化的大问题。“嫁接”艺术不失为解决“水土不服”的一条途径。翻译法语诗歌，应力求做到两点：一是要使法语诗歌的花木适应汉语的水土，二是要使法国的花木保持原来的风姿。这就是以诗译诗的原则。嫁接难免变异，关键是要把变异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的范围内。而且最好能促进良性变异，防止恶性变异。这是翻译艺术的一个大难题。诗歌艺术嫁接的最高境界是出神入化。若难以进入化境，可以退而求其次，做到酷似也就不错了；酷似若也办不到，起码也应大致相似。

首先要选择《恶之花》中能够适应汉语土壤的基因。我发现《恶之花》存在着与汉语诗歌同样的基因，那就是音韵律。也就是说，《恶之花》中最基本的音韵格律翻译后大体上都可以保存下来。

《恶之花》大都是法语格律诗，音节和韵脚极为讲究。因此，译诗大体上遵循原诗的格律。也就是说，原诗多少音节，译诗也就多少音节（即汉诗的“言”），原诗押的是什么韵（连续韵、交叉韵、环抱韵、混和韵等），译诗也押什么韵。译诗题解中对此都有简短的说明，以供读者对照参考。

保持音韵格律相似仅仅是形似。形似不等于神似。译诗贵在神似。保持原诗的诗意当不成问题。原诗一些脍炙人口的名句，翻译后也应是可圈可点的佳句。我曾把译诗活动比做走钢丝，必须始终注意原诗与译诗的平衡，必须始终兼顾诗人与读者的趣味，否则，就容易弄巧成拙，从钢丝上掉下来。译诗要做到与原诗神形兼似，谈何容易！

2002年9月14日 南京

恶之花

Les Fleurs du Mal

献辞

向无可指责的诗人
向法国文学出神入化的魔术师
向我最亲密最尊敬的
导师和朋友
泰奥菲尔·戈蒂埃^①
我怀着
毕恭毕敬的深情厚意
呈献上
这一朵朵病态之花

夏尔·波德莱尔

^① 泰奥菲尔·戈蒂埃(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诗集《死的喜剧》,小说《莫班小姐》和文学评论《论怪诞》、《浪漫主义史》等。

恶之花

Les Fleurs du Mal

致读者*

是愚蠢，是荒谬，是罪恶，是吝啬，
占领精神世界并把肉体折磨，
我们亲自将可爱的悔恨养活，
犹如叫花子给虱子供吃供喝。

罪恶顽固不化，悔过疲乏懒散；
我们招供要求得到丰厚回报，
我们却欣欣然走进了泥泞道，

* 这是一首十二音节诗，每节四行，押环抱韵(abba)。最早发表在一八五五年六月一日的《两个世界评论》，十八首《恶之花》的开篇。此诗开宗明义，为《恶之花》诗集的总纲，读懂这首诗至关重要。诗人一语道破周围的精神世界已经被愚蠢、荒谬、罪恶和吝啬占领，并在折磨着人们的灵与肉。到处可见强奸、放毒、凶杀(原文是匕首)、放火的罪恶活动，精神动物园关押着七类怪兽：豺、豹、狗、猴、蝎、鹭和蛇，象征着傲慢、嫉妒、恼怒、懒惰、贪财、贪吃、贪色七种恶习。而怪中之怪，首推“厌烦”二字。见什么都心烦，见什么都气恼，见什么都讨厌，对什么都厌倦，这就是诗人挥之不去的“世纪病”。尽管物质世界灯红酒绿，但精神每天都向地狱迈进一步。读者和诗人都犯有这种流行病，只不过读者虚伪，羞于启齿，而诗人坦诚，一吐为快罢了。诗人心中的“恶”，不仅仅是指刑事犯罪，而是泛指一切社会弊病，特别是人们的精神病态。诗人要把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精神堕落作为歌吟对象，精心培育出一朵朵病态之花。因此，《致读者》是一首精彩的“言志”诗。诗的语言生动、形象，令人触目惊心！

Les
Fleurs
du
mal

以为低贱的眼泪可洗清污点。

恶枕之上便是超级魔王撒旦，
常把我们的思想摇得喜洋洋，
而我们的意志本是金属富矿，
却被这位化学大师化做云烟。

正是魔鬼提线操纵我们行动！
恶心的东西反觉得富有魅力；
每天我们朝地狱下一步阶梯，
黑夜臭不可闻，穿越竟无惶恐。

犹如一个穷困潦倒的浪荡子，
又吸又啃旧娼受虐待的乳房，
我们求欢偷鸡摸狗顺手牵羊，
就像恨不得榨干一只老橙子。

挤成团，密如麻，好比万虫麋集，
我们脑中群魔乱舞酩酊大醉，
而且，胸中死神，利用我们呼吸，
长驱直下，流水无形，叹如闷雷。

强奸，放毒，凶杀，放火无恶不作，
早已构成了啼笑皆非的图像，
若说尚未绣在我们的命运上，
全怪灵魂，唉！不敢明目张胆。

恶之花

Les Fleurs du mal

但是那一只只豺狼，斑豹，猎狗，
还有猴子，蝎子，秃鹫，以及毒蛇，
怪兽嘶鸣，怒吼，嗥叫，爬行不迭，
我们罪孽的动物园藏污纳垢，

其中一只更丑，更凶残，更卑劣！
虽不张牙舞爪也不呼天抢地，
但它专爱把大地捣得稀巴碎，
只需一个哈欠就能吞下世界；

这就是厌烦！——泪眼汪汪无心肺，
它抽着水烟却梦见了断头台。
你认得它，读者，这离奇的妖怪，
——虚伪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



恶之花

Les Fleurs du mal

目次

译序 1

献辞 1

致读者 1

忧郁与理想

1 祝福 1

2 太阳 6

3 高飞 8

4 感应 10

5 无题 12

6 灯塔 15

7 病中缪斯 19

8 饮食缪斯 21

9 该死的修士 22

10 敌人 23

11 厄运 25

12	忆旧	27
13	流浪的波希米亚人	29
14	人与海	30
15	唐璜下地狱	32
16	骄傲必惩	34
17	美	36
18	理想	38
19	女巨人	40
20	首饰	41
21	异国芬芳	43
22	无题	44
23	无题	45
24	可是尚未满足	46
25	无题	48
26	蛇舞	49
27	腐尸	51
28	我从深处求告	54
29	吸血鬼	56
30	忘川	58
31	无题	60
32	遗恨	61
33	猫	62
34	阳台	63
35	无题	65
36	完美	67
37	无题	69
38	生动的火炬	70